

石屋嶺



跋

一向憔悴自傷的我，在六七年前，曾經努力做了些如今已算做時代落伍的小說——或許這本書也是落伍的作品吧？——很羨慕那些所謂小說家的得享盛名，可是，幾年來頻遭失意，沒有什麼心思再做什麼小說，雖則我亡妹小茜在死前眼見他人的刊印單行本，非常的被出版狂所鼓動，催促我做一本給她看，那知在我的幾聲「唯唯」之中，一天天拖延下去，始終未嘗寫一點東西出來，直到她亡後一年多。

十二年的下半年，受了某會的委任，不自量力地勉強做了半年多編輯，在稿荒的時候，沒奈何，只好自己提起筆來，胡亂寫了些，那知也有人說還可以看得，教我整理出幾篇，印成一單行本。這樣的敝帚，連自珍也談不到，不過藉此留一點整個的東西，做我對於小說的紀念，並且於我無損的事，原是不妨去做的，

因此，這本「鸚哥」便由付印，校對，而竟然出版了。

我的動機及經過，既如上述，那末，我的對於這本書，當然僅是想出版就出版而已，別無其他深意。所以到底做得是好是歹。我自己一點沒有想到，讀者們如其高興，不妨批評着頑頑罷！

一，七，十八，芙。

錄 目

辣裴脫之笑

夢

痛別

梅花姑娘

曉色

鸚哥

石屋嶺

——這是一年的秋天吧？——



熱的夏天，在病中難堪地消逝過去。一夜涼風，天氣已轉變得新秋的爽快了！這時我已脫離了病榻邊藥爐茶鐺的苦生涯，而漸恢復了生的意趣。我離開了烏烟瘴氣的上海，暫做了山明水秀的「湖邊寄客」，朝夕沈浸在清新幽靜的空氣裏，精神因此振作了不少，許或把明媚的西子湖，認為我唯一的慰安者，依戀着似可愛的故鄉。再不要想起有別離的一天，或者回去一件事，差不多像仙人重墮塵規般一樣，——是一種失敗後的玄想而已！——既不會在天下享過神仙的生活，本來說塵規已是不應該，但所謂神仙的意味，也不過推想到它的愉快和慰安，所以，即使一天到晚鑽在破屋子裏，風雨相侵，只要能感受到心靈的愉快和慰安，也何嘗不可算是已在天上做神仙呢？然而，一轉瞬間，一切的愉

快和慰安，流水般逝滅了，算是重墮塵劫，怕也可以的吧？

居

住Y洞以後，我已脫離了喧鬧的旅館，獨自去領略山中沉寂的風味。

那天我記得先把西湖飯店二十多天的房飯金算清了，從上海匯來的一百五十多塊錢，手頭只剩了十塊錢左右，一則果然在我到Y洞前，沒有一個相宜的地方——宜於我的，不是宜於別人的，——可以使我移居，所以多住了幾天旅館，二則我起初也不能自料西湖的可戀性，到底有若干日。如今，錢的用度太寬泛了，當然最使我受到不舒服，而且Y洞的懸想，也由介紹而成爲事實，我很快活地來調濟我另一種生活，心裏也自然萬分高興！雇定了一隻熟識的划子，待旅館的茶房把行李搬到划子上，發幾封通知友人移居的信件，秋風一葉，載向T埠去了。從T埠到Y洞路程約有六七里，船夫挑了我的行李，在前面走着，過了一程，走得身上出汗了。我脫下我的長衫，把紫紅色的搭府綢的裹子，折向外面，

托在有些汗透的臂彎上，毫無思慮地只向前走着，山路越走越高了，脚也連帶的覺到吃力了！

『那前面是「石屋嶺」啊！上邊有石凳子可坐。我們且趕上了山，歇一下再走吧！』船夫一手擦他的汗，喘氣地繼續地說着。

『好！好！』我微點着頭回答他。

坐了一會，汗也乾了，脚上似乎添了些新的氣力，我們又奮勇地與匆匆前進。走過一個寺院，又過了一帶樹林，因了寺院，我就想到西廂裏的張君瑞，一肩行李，赴京趕路就考，怕也如此境況？可惜只少了幾個十里長亭，更沒有鶯鶯紅娘來湊成韻事；因了樹林，立刻會觸動愛看的小說水滸的影像，我大踏步押了行李走路，也彷彿是草澤英雄楊志，想那時「青面獸」押解金銀擔那般得意兼小小的神氣，此刻我也相像了。…………念頭越轉越遠，我突然一驚，身子向前衝了幾步，脚尖隱隱作痛，我皺了回苦臉，又自覺好笑之極，張君瑞既做不成，「

青面獸」也休想，留心自己走的路最要緊呵！

經過了幾程一時高一時低的山路，到了山脚下，那邊豎着一座「Y古洞」的石牌坊，這「Y古洞」幾個字，經風雨的侵蝕，已銷失它原來的清晰的顏色，只有在石上顯露着它的刻的凹痕。我們都佝僂着身子，在曲曲折折的上山的路上很吃力的走去。纔到了Y洞，問了聲金和尚，金和尚正在旁邊，他笑逐顏開的道：

『啊！原來H先生來了！我自從嚴家大少爺說起你先生要小住敝山，先生東南之秀，風雅卓絕，殊爲名山生色不少，山靈有知，亦當笑迎。我盼望了好幾天，難得今天光臨！……』

我謙遜了一會，他忙着叫僕人安置行李，我打發了船夫兩塊錢，他笑着道謝而去。那金和尚待我喝了口茶，洗過了臉，陪我去看定了一個房間，我在霞栖樓上，揀了一間東向的臥房，取它的地位高爽，光線明亮些，憑欄遠眺，從山凹裏

，可以望見錢塘江的一條白水；樹木扶疏，齊了欄干，略參差高下些；細碎的樹葉，臨風搖曳多姿，一切都很富有美的意味。樓前竹籬花圃，美人蕉開着薑黃色的花，紅蓼比脂胭還濃豔。金和尚說是『異種』，我確也從沒有在別處見過這樣好的胭脂紅的蓼花。

在枯寂得與老僧同化的生活裏，天天閒談人情世故，把世味參得更透澈些。心中平靜到了極點，也不知有什麼悲，更不知有什麼喜，空空洞洞，差不多要到「無人」「無我」的境界。上海的消息，偶然接到了一兩封朋友問候的信而已。

在

杭州的舊友，有一位詩酒流連，劇學深邃，頗負時譽的高公子，他曾經在他的莊子上，請我吃過飯。我住在西湖飯店的時候，他天天晚上跑來看我，劇談深宵，所說的話，都是惆悵的往事，我們相互地用同志稱呼。我們不會入過國民黨，但我們總相對着笑說是惆悵的同志啊！

自我移居Y洞後，因路途遙遠，他不便前來，我們在西園的吃茶和包子，與樓外樓香花村的喝酒，如今要隔上七八天，等我下山時才談得到。

一連下了兩天雨，人也悶得昏起來了！我正在念高公子，突然僕人送進一封信來，看了那工整的字，一望就知道是高公子寄來的。我非常快活，連忙拆看，看了更快活！

「C女士真個要來嗎？高公子竟介紹她一個教館嗎？那是軍官的家裏，似乎有可怕性。一個軍官是不好惹的！但高公子是敬佩C女士的一個人，否否，他決不會使她走入危險之路的！不過，C女士啊！她在上海本有事做，爲什麼要到杭州來？羨慕西湖的風景嗎？或者是的！許是其他……」

我手裏拿了信，腦中的思潮，似波濤洶湧，起伏不停，倚枕，閉上了眼。移居Y洞的第二天，早晨一覺醒來，淡紅的顏色，照在白紗帳子上，分外豔麗，我以爲天已大明，太陽一定從山凹裏升了起來；窗外宛轉鳥啼聲，在沉寂的

山谷中，歌唱它們的「晨之曲」，十分清脆動人：窗上的樹梢，不時搖動，疏碎的樹影，也跟着在窗上閃幌；悉悉窣窣的囁物聲音，不諧和地雜在好聽的鳥聲之中：我披衣起了身，推開了窗格，向外望去，我喜悅得不可名狀。——一條條的朝霞，從潤濕的暗綠色的東面的山凹裏橫現着，迴顧西方，才不過是模糊的魚白色。——我搬了一隻藤椅，坐在樹陰下面，癡望着朝霞的變化，與透亮的薄施淡胭脂的錢塘江；還有跳躍的松鼠，不斷的在樹枝上奔跑，見了某種樹結成的子，捧着大吃。過了些時，山色漸漸地清楚了，朝霞漸漸地散失，朝霞的下段，湧起圓大的紅日，我回到臥室。

吃過了中飯，一個人獨坐在庭中，閒看着到洞來游的人。閒散到了極度，我却笑那游人的匆忙。

『且先生！這可是你的？』一個僕人問着。

『是的！不錯！的確是上海朋友寄來的！』

我順眼望了望信面，有一封字跡很娟秀的淡湖色信封，我暗忖定是高公子的話要證實了。那定是C女士來關照我將到杭州的信呀！我回答了僕人，接了信拆開着看下去，那僕人的腳步聲，漸走漸遠。我看完了信，固然是她的信，我便支頭默想，她如到了杭州，我將如何去歡迎她？她後天上午從上海動身，大概飯後便能到城站的，雖則我不下山去照料她，也不要緊，橫豎高公子是一定到城站去迎接，但一個悶住在山中的我，也沒多大興趣，下山走一遭，正是生活上的一種調濟呵！我決意後天下山去，我臨去時只要關照金和尙一聲，後天怕來不及回山，不要預備了晚餐等我。

爲

了到城站去接C女士，隔夜便記牢了，自己叮囑自己別遺忘。等到天一亮，我連忙起身，因時候太早，僕人却未生火，洗臉水一時無從可得，我又自笑太心急了。于是向前山走到後山，又從後山跑回來，呼吸着清新的

空氣，肺部活躍了多多。回到了Y洞，身上稍微有些汗，我跑進廳門邊，一個僕人正在掃地，見我進來，他驚訝得呆了！

『H先生！你昨夜沒回來嗎？我昨夜像煞曾經送夜飯到你房裏的啊！什麼清早又跑了回來？你何時出去的呀？』他莫明其妙地問着。

『剛出去溜一回前後山，起身太早了！』我微笑着回答。

他也笑了，他接着說：——

『我真糊塗！H先生是今天下山到城站接朋友去，明天才回來呢。H先生！

我天天下山買東西的，今天我們一同下山去，到T埠叫船合算些！』

『好的！好的！停會你要走時，先來關照我一聲便了！』

我說着走向臥房邊去。

我走回臥房，把被頭疊了疊齊，把窗門都打開了，站在欄邊開望，靜靜地看那山中人家的曉煙四起，又看那松鼠吃東西的姿態；兩隻細小的眼，不住的

向四面偷看，故意高聲的咳了一聲嗽，嚇得牠們放棄了吃了一半的食物，急急跳到樹葉深密處去。

我正看得有趣，那僕人已站在我身旁，我沒有覺得，他發話道：

『且先生！洗臉水來了！桂花糖蛋要煮嗎？吃了便好下山啊！』

『我今天少吃兩個蛋吧！此刻只有七點鐘，九點半鐘，就好到旗下——就是湖濱路一帶——我在那裏吃西園的包子呵！你快拿兩隻去煮吧！』

我隨意地回答。

他赦下了洗臉水，自顧地拿着蛋走了！我嗽完了口，洗了個臉，梳平了頭髮，整理出要穿的夾衫，那僕人已端碗桂花糖蛋進來了。一面他收拾臉水，我立刻把蛋吃完，他順便把碗拿了去，對我說：

『我們就動身下山去。你把門鎖上，我在廳上理籃子等你吧！』

我點了點頭，把濕手巾揩了揩嘴，穿上了夾長衫，鎖好了門，才走到前廳，

那僕人正在籃子邊，起身挑起籃子笑着說：「走吧？」

這時候，我聽了隔房金和尚的咳嗽聲，我跑到房門口，叫了一聲金和尚，說明了此刻要下山去，他囑我早去早回，今天趕不及回山，只好等到明天，他還說：「這幾天月色很好，在西湖裏游夜湖，到三潭印月去聞聞荷葉氣與桂花香，精神格外爽快，也很合衛生的，不過宜早些回去，萬不可留連忘返，以致受涼露侵入。」我聽了唯唯應着，隔窗告辭了金和尚，與那僕人離了洞。

在

西園茶樓裏，吃了些可口的包子，翻了翻隔夜的舊申報，幾天不看見報，初看似乎很異樣的。坐到十一點半，到「天真消閒處」點了兩客湯菜和一客布了。啊！布了！愛吃布了的C女士，今天要來了！這裏又多一顧客啊！我吃罷付了錢，在湖濱踱一圈，喚了人力車拉到城站去，我曉得這時火車快到了，早一點去等着吧。

進了車站，忽然高公子的哈哈大笑的聲音，嚇了我一跳，他從側面溜到我背後，用力在我肩上一拍說：

『你也來了！我料你一定要來的，迎接女士比接總司令和軍長還重要！你那得不來恭候呢？』

說完了話，他又接着一個哈哈！我說今天偶然下山來走走。他停了一停，和我談些別的，過了一點多鐘，上海快車進站了，我們便走到月台上，分段留心着。

下車的旅客，逐漸稀少，C女士的影子，依然未見，我與高公子，大家覺得很奇怪，也許她起身遲了，來不及趕早快車吧。我們一時想起，或者她還在車中，等剩餘的客人下車啊！我們挨次在車窗口伸頭探望，果然C女士正在一節二等車裏東張西望着，一手拿了只皮包，似乎非常焦急的模樣，我們就跨上火車，C女士也見了我們，我們不期然同說：——「好容易尋到！」